

建館八十周年文集

【镇海楼论稿之二】

广州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建馆八十周年文集

【镇海楼论稿之二】

广州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梁丽辉
责任编辑 张晓曦
责任印制 陈 杰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广州博物馆建馆八十周年文集 / 程存洁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10-2766-8

I. 广… II. 广… III. 博物馆—工作—广州市—文集
IV. G269. 276. 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2245号

广州博物馆建馆八十周年文集

程存洁 编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 www.wenwu.com](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889×1194 1/16 印张: 28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766-8 定价: 188.00元

目 录

广州博物馆建馆八十周年记 (1)

上篇：史论篇

● 岭南史论

五羊五仙与羊城穗城 麦英豪 (5)

《澳门普济禅院真传大汕画像》新论

——兼论大汕传世人物画与“写真” 姜伯勤 (8)

维新运动与民族尊严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启迪 林家有 (19)

广东的“水车”和“水车公所”及其文化价值 陈忠烈 (30)

● 考古与文物

广州地区出土的汉代金器 麦英豪 (39)

唐代盘龙镜 傅举有 (58)

南汉三方铭文砖考 陈鸿钧 (69)

关于广州元代延祐浮箭漏的几个问题 华同旭 (73)

再续“笔下忧国情”

——解读张祥河给潘仕成的信 叶笑苹 (78)

晚清广州“潮州八邑会馆”碑文考释 程存洁 (85)

广州博物馆藏孙中山手书“志在冲天”横幅考略 李民涌 (94)

生存困境、转型与探索

——从《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分析四一五至广州起义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
及工人运动状况 周 军 (99)

● 中西文化交流

唐代法律视野下的广州蕃商及其活动 宋 平 (111)

史籍所见唐宋时期往来广州的海舶与舶主 曾玲玲 (125)

广州十三行行商与澳门莲峰庙 程存洁 (134)

瓷器中的西方艺术

——清代外销瓷的风格转变及原因 罗玮娜 (151)

“广州英语”的产生及其影响

——中英语言沟通探究 程子啸 (157)

关于广州历史与文化的西方学术著作 (Western Scholarship and Publications on
Guangzhou' s History and Culture) [美]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164)

● 文物保护

馆藏清代甲冑的保护修复 王允丽 白琰 李晋 王旭 陈杨 王春蕾 田金英 (200)

广州“清代甲冑”铜扣的去锈与保护 王有亮 高飞 王五胜 恽小刚 (207)

● 申遗工作

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为中心 黄海妍 (212)

南越国遗迹的保护与申报世界遗产工作 易西兵 (218)

镇海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初探 宋 平 (225)

下篇：建馆篇

● 盛德宜扬

缅怀德才双馨的邓又同先生 陈玉环 (233)

化私为公，与民同享

——邓家向广州博物馆捐献文物记 邓圻同 (234)

记填补我国通草画收藏空白的伊凡·威廉斯先生	陈玉环 (237)
余仲杰把辛亥革命民军文物献给国家	梁国光 陈玉环 (239)
杨添霭把孙中山手书“志在冲天”墨迹献给国家	苏 乾 (240)
志存高远	
——记馆藏文物的无私捐赠者	白 琰 (241)

● 镇海楼史话

四议五层楼	陈泽泓 (244)
军事功能和文化象征	
——明清官员与镇海楼	李穗梅 (251)
略论坐落在文化史上的镇海楼	王成兰 (258)

● 回忆与感想

我的夕阳打工岁月	林鸿暖 (263)
广州博物馆展览侧记	叶笑苹 (267)

● 馆史资料

广州市立博物院成建始末	黄庆昌 陈鸿钧 (278)
建国初期陈列工作之筹划	白 琰 (286)
广州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演变	罗兴连 (290)
民国时期广州博物馆史料辑要	黄庆昌 陈鸿钧 (298)
广州博物馆年谱	程存洁 韩永华 (349)

广州博物馆建馆八十周年记

1929年，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在镇海楼成立，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也是华南地区首座博物馆，至今已届80年。

镇海楼初名“望海楼”，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耸立于城北越秀山主峰东侧蟠龙岗上，高五层，呈塔楼形，俗称“五层楼”，有雄镇海疆之意，一直是广州老城的重要标志。1989年6月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现立于楼前明代张岳《镇海楼记》和1928年黄节《重修镇海楼记》两碑，记述尤详。自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至2002年间，四次以“镇海层楼”、“越秀远眺”位列羊城八景。时至今日，广州博物馆与镇海楼成为展示广州文化的一个重要场地，已深入人心。

广州博物馆的80年历程可概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29年至1949年共21年。前9年主要的大事有：一是国民政府决定在“革命策源地、总理诞降之乡”筹办博物馆，馆址设在镇海楼，于是将原木楼层改为钢筋混凝土，而周墙依旧。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于1928年11月成立，聘丁衍镛、谢英伯、陆薪翹、费鸿年、辛树帜、司徒槐、顾颉刚、朱庭祐、罗原觉、何叙甫、胡毅生、左元华、陈焕镛、丁颖等14位文化人士为委员。其后谢英伯任院长。确立了“供专门学者之研究，养成学生事物之观察，奋兴人民文化进展之感想”兴社会教育为办院宗旨，以“美术、历史博物、自然科学”为博物院业务发展范围，这在当时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二是1931年广州首个民间考古研究组织——黄花考古学院在镇海楼成立，出版《考古学杂志》创刊号。三是“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1933年在越秀山举办，分设10个场馆，主会场的市政馆设在博物馆镇海楼，首次展出轰动一时的1916年东山龟岗南越木椁墓出土的铜器、陶器及刻字椁板。其后8年，日本侵华，广州沦陷，日军占驻镇海楼，馆址损毁严重，藏品散佚，博物院解散（1941~1945年广州的汪伪政权于番禺学宫即今中山四路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处设立“广州市市立图书博物馆”）。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成立广州市社会教育事业辅导委员会博物馆组，次年3月，恢复广州市市立博物馆，回迁镇海楼，胡肇椿任馆长。期间举办有“货币沿革”、“石湾古陶瓷”等展览。1949年中因经费无着，机构撤消。

第二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初的28年。这阶段主要大事有：一是广州市人民博物馆筹备处于1950年9月在镇海楼东邻仲元图书馆成立，胡根天任馆长，1951年3月1日正式开馆。1952年初，增加场馆，按照“三部”的内容筹建地志博物馆，在原仲元图书馆设自然资源部，镇海楼为历史部、接管原南越酒家大楼（今广州市人民防空指挥部）设社会主义建设部。1954年更名为广州博物馆。从1952年至1965年共举办历史、自然和社会主义建设等类题材的展览20余个。其间场馆又有更易：1957年在原仲元图书馆辟建广州美术馆，直属市文化局，馆藏书画一并划拨；1965年社会主义建设之部的场馆移交给市人防办。二是作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纪念主题展览的“广州历史陈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展览”于1959年10月1日开幕，这是当时全国最早以地方历史为主题展示的地方博物馆之一。三是在楼西侧新建

碑廊与炮座，1964年竣工，多年搜集来的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碑刻及鸦片战争前后本地铸造的铁炮和德国产的克虏伯大炮在此展示。四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10月广州博物馆与市属各文博单位合并为“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镇海楼关闭，五年后始恢复业务活动，在此举办“历代陶瓷藏品展览”，于1972年2月春节开幕，连日观众逾万，反响热烈。

第三阶段从1978年之后的31年。主要大事有：一是1979年底广州博物馆在镇海楼复馆，下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六榕寺和五仙观（其后，1982年六榕寺移交给佛教协会；五仙观在1998年底移交越秀区人民政府在此成立越秀区博物馆）；2003年，广州美术馆场馆归属本馆，在此设“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和“地球历史与生命演化”专题展览。二是停展12年后的“广州历史陈列”于1978年元旦在镇海楼复展；此后，这个基本陈列从1991年到2007年间依循广州是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历史发展特点，先后5次进行调整、修改、更新、充实，突显地方色彩，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三是1983年与故宫博物院合办“清代宫廷钟表展”，1985年与湖北省博物馆合办“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都在镇海楼展出，原“广州历史陈列”临时撤除；于是，在楼前东侧新建专题陈列厅，1986年落成，首展“馆藏捐献文物展览”。通过与海内外博物馆、相关文化机构的合作交流，近二十年来举办了各类专题或纪念性展览120余个，深受观众喜爱。2007年，把原办公区域改并为展览厅，展场面积扩大近倍。2008年12月开幕的“春暖我家”，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反映广州人民衣、食、住、行等民生方面发生历史巨变的博物展览。馆藏品还在台湾、香港、澳门、辽宁、山西、江西、福建、北京、上海、等地区及日本、新加坡、法国等国家的文化机构展出。四是加强对镇海楼的保护和对馆容馆貌的优化整治：1987年修复镇海楼东西段170余米长的明清古城墙，1994年至2007年多次保护楼的墙体，1996年，在镇海楼广场南边改建成红砂岩石包墙，由是镇海楼更显庄严肃穆雄伟。广州博物馆已成为接待国内外领导人、专家学者及广大民众认识广州悠久历史的重要场地。

文物藏品是博物馆建设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伊始，广州博物馆接手的文物和生物标本藏品很少，之后在社会各界友人的大力支持和人民政府的有力扶持下，馆藏文物日益丰富。中山大学容庚教授捐献的一批青铜器，其中有金文40字的栾书缶为春秋时期标准器（后上调中国历史博物馆）；新加坡华侨黄子静捐赠的古籍，有明代黄佐《广东通志》等珍本（后悉交省立中山图书馆）；美籍华裔杨添霁捐献的孙中山书赠杨仙逸“志在冲天”横幅；香港同胞邓又同捐赠其先祖邓华熙遗物；英国人伊凡·威廉斯捐赠广州外销通草水彩画等等。尤其是广州考古工作者自1953年以来在城市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文物，更为馆藏奠下坚实基础。

今天的博物馆不应仅是一个社会收集记忆之地，同时也要把握住博物馆的运行规律，主动融入社会，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坚持以人为本，更新服务理念，使广州博物馆成为公众社会教育、文化休闲和旅游参观的理想场地。

2009年2月 广州博物馆立石

上 篇

史 论 篇

● 岭南史论

五羊五仙与羊城穗城

麦英豪

五羊五仙是广州古代一个美丽而祥和的神话传说，羊城穗城的广州别称又是因五羊五仙故事而得名，五仙观则是这个古老传说的历史载体。在老广州人来说，对这一点确是“吾耳熟焉，故能详也”的。

—

在广州的史志文献中，有关五羊、五仙的传说最先见于晋人顾微的《广州记》：“广州厅梁上画五羊，又作五谷囊，随羊悬之。”这个传说在早期（晋时）只有五羊悬五谷，到唐代才出现五仙人的。如唐李群玉（约813~860年）《登蒲涧寺后二岩》诗云：“五仙骑五羊，何代降兹乡？”他对这个传说提出了始于何时的疑问。唐人高适（702~765年）的《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诗中有：“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之句，这是“羊城”别称的最早出现。在五仙观现存最早碑刻中有宋政和四年（1114年）《重修五仙祠记》，对宋以前的五羊神话传说作了较全面的概述：“广为南海郡治番禺之山，而城以五羊得名，所从来远。参考《南粤岭表记》并《图经》所载：初，有五仙人，手皆持五谷穗，一茎六出，乘羊而至。仙人之服与羊各异，色如五方，既遗穗与广人，仙忽升以去，羊留化为石。广人因即其地为祠以祀之，今祀地是也。然所传时代不一，或以为由汉赵佗时，或以为吴滕修时，或以为晋郭璞迁城时。说虽不一，要其大致则同。汉距今千三百余年，而吴、晋亦八、九百年，前此未之有改也”。清阮元《广东通志·金石略》及同治《番禺县志·古迹略》著录该碑全文。五仙五羊的神话大抵到北宋已完备了。

二

广州古称番禺，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具有两千多年的城建历史，所处地理位置优越，五羊传说更为这座历史名城增添魅力。这个传说从晋人记载的雏形到宋代已臻完备的发展历程来看，当是植根于本地区古代农业生产上发生某个重大事件，而且又与农牧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史学家或会认同。中山大学徐俊鸣（已故著名史地学者）教授认为：“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这些传播优良谷种的五位仙人，修建了一座五仙观。”徐教授是着眼于良种对广州的传播。查考文献记载并结合近五、六十年来岭南大地的考古发现来看，秦时统一岭南的五路大军就地留戍，守卫南疆，他们带来了中原的铁农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知识，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岭南，这是岭南地区首次进入大开发的历史阶段。要知道，铁器的使用，使砍伐林莽、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都得以较大规模的发展。对比先秦时期使用木、石

工具进行“刀耕水耨”的原始耕作，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南下秦军带来的铁农具数量必然是有限的，坏了要更换，扩大生产要补充。据《史记》载，其时开发岭南的“金（铜）铁田器、马、牛、羊”还要仰给于中原。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执政8年，实施“别异蛮夷”政策，禁止上述的重要物质输入岭南，引起汉越交恶，赵佗亦以称帝抗衡。到汉文帝即位，派陆贾出使南越，南北关系才回复如前。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今两广地区考古发现铁器较多的8处属于南越国时期的古墓葬、古遗址，据不完全统计有660件（号）之多，其中使用于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生产的工具超过半数。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岭南较快的进入封建社会的农耕经济时代。对比在秦统一岭南之前，本地区仅有始兴的一处战国晚期遗址发现过铁斧、铁耜各一件，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毗邻岭北的楚人传过来的，非当地所产。

秦统一岭南的五军是分五路挺进岭南的，为岭南的大开发揭开了首页。南下秦军“与越人杂处”，实现了汉越民族和文化的融合，这为以后两千多年历史的发展奠下基础。广州是岭南文化中心地，多元的岭南文化也在此孕育和发展。由此联系到《重修五仙祠记》所说，五羊传说“所以从远来”，“或以为由汉赵佗时”。我认为这说对了。因为这个神话传说中的五仙、五羊与谷穗同现，也许其寓意是当时南下的五路秦军，在南越王赵佗的统率之下，与当地越人共同开发岭南，使本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取得较快较大的发展；同时还把人们祈求生产发展、生活安定的寄望转化成为仙人祝愿广州人“永无饥荒”的颂祷。这样剖释或许才不失五羊神话的本意哩！

三

五仙观是广州市一处具有独特史地标记的历史文化遗产，独特之处主要有三：

其一：五仙观是有近500年历史的不可移动文物建筑，是一座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自宋代开观以来，它供奉的不是儒、道、佛的圣人或教主，而是虚无缥缈的神仙。所以它同时又是五羊五仙神话传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载体。一身兼具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至为难得。

其二：五仙观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后殿在广州现存古代木构架建筑中是不可多得的明代原构。五仙观原有照壁、牌坊、头门、中殿、后殿，两侧有东、西斋、三元殿及廊庑等完整的布局，经几百年岁月沧桑，现仅存头门、后殿和东、西斋的部分建筑。后殿重檐歇山顶，其构架的梭形柱，有升起、侧脚、平梁、四椽栿造成月梁、驼峰、叉手、托脚，都是木构中的早期造法，脊檩还有“时大明嘉靖十六年龙集丁酉十一月二十一日丙申吉旦建”的刻字。既保留有早期的建筑风格，又具有地方特色。

其三：五仙观建于坡山半岛的坡山之巔，位置独特。宋时，五仙观在十贤坊（今省财厅附近），其后再经迁建，到明初迁于坡山之上，以后六百年再无易址了。

据地质学家研究，今广州老城区是由番山与坡山两个半岛形成的。在地质时期，今广州城区的大片地域是夹在西、北江三角洲与东江三角洲之间的一漏斗状的深水湾，称为溺谷湾。据徐俊鸣教授研究认为：“数千年来，由于甘溪、流溪河、沙河以及西北两江的分支带来的泥沙，受到海潮的顶托，流缓沙沉，把这个海湾逐渐淤小，番山（东）与坡山（西）也由孤岛变成两

个半岛。广州的前身番禺古城，首先就诞生在番山半岛之上，以后逐渐扩展到坡山半岛”。（参见《广州史话》）今天我们仍可见到，在两个半岛之间的教育路、吉祥路，地势仍稍低凹，古代甘溪的一支由此南入珠江，到唐时始成西湖。自1975年发现秦造船遗址，1995年在城隍庙西南侧发现南越国御苑遗迹，其后又发现宫署、宫城的基址和番禺城的基址等，均为徐教授认定的番禺古城首先建于番山半岛，有了考古发现最早的史迹实证。坡山半岛的坡山南坡，在显露的原生红砂岩石上，有海蚀崖如脚印的凹穴，前人把它视为仙人飞升以去留下的“仙人拇迹”。晋代的“坡山古渡”大抵就在这里。在五仙观之后（北面）有岭南第一楼（又称禁钟楼），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为广州四大崇楼（还有镇海楼、海山楼与拱北门城楼）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楼上悬挂一口重约5吨的青铜大钟，为广东现存明代最大的铜铸件。由是，坡山上有历史早期的“仙人拇印”，及晋有“坡山古渡”，至明又有这一观一楼为坡山巅上标志性的两座明代原构，至为难得。

千百年来，传承着五羊五仙故事的五仙古观，所弥漫的浓烈的广州历史文化气息，仿佛在向到来参观游览者，执着地诉说着世事的沧桑，传递着久远的信息，指望着人们朝向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广州博物馆）

《澳门普济禅院真传大汕画像》新论

——兼论大汕传世人物画与“写真”

姜伯勤

一、“真传大汕画像”题跋首次公刊的意义

2002年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四十二期，发表了澳门普济禅院住持机修大师提供之《澳门普济禅院真传大汕自画像》^[1]（彩版一：图一）。这是一幅精巧的小型珍品，全幅35×25厘米。此画之影像早在1941年于《广东文物》披露过^[2]，其照片又见于1959年11月5日的《澳门日报》^[3]。但是，此画天头百余字的题跋，却是首次公刊。

这一跋文对于认识普济禅院之大汕画作的收藏与分散，对于认识长寿寺大汕有关之书画向其下寺峡山寺的转移，以及1929年前后因这些画作于峡山寺发现而引起的一次研究高潮，及其在1934年顷的研究余波，都有重要意义。

此画天头题跋略云：

- 1、此石头陀肖像，在
- 2、濠镜 普济禅
- 3、院中二百余年
（中略二行）
- 6、□披发□□□头
- 7、陀更有白描罗汉
- 8、□□□《曾宾谷半
- 9、帆亭修禊图》□□
- 10、□□□黎[简]□□
- 11、《金刚经》一部。□藏
- 12、古寺，国变后移
- 13、度清远峡山寺。闻
- 14、物在也。戊辰闰月
- 15、□□□□□观
- 16、并记[印][印]^[4]

此题记写于戊辰年即1928年。8~9行所记《曾宾谷半帆亭修禊图》，此图正好见于笔者2008年

于《广州文博》（壹）发表的《曾宾谷先生长寿寺后池修禊图初探》一文^[5]。

从这一题记中，我们看到大汕身后二百年间，与大汕及长寿寺相关文物的几种去向：

——一种是一直收藏在澳门普济禅院中历二百年之久的作品，如所述大汕肖像。

——一种是自清光绪年间即自长寿寺流出民间的作品，如大汕白描罗汉图。

——一种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毁长寿寺后转移到清远峡山寺的文物，这些文物在1929年前后为一批交通系官吏及民间画家等所关注。

石头陀肖像画上的题记，就概述了这三类流向。

现在我们来讨论肖像画上的一条自上而下书记的题记，记云：

石濂汕太祖太老和尚法像 第七代法孙新活顶礼敬题

后有印章〔暢〕〔瀾〕。〔6〕

考澳门普济禅院《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7〕}（图二）上栏正中载有：

本	同	住	过	去	各	老	禅	师	之	位																						
过去菩萨戒比丘裔昌明禅师之莲座	象林十一世莲峰第八代厚龄退老和尚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敬航修禅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妙航聪禅师太之莲座	曹洞宗博山下主持海幢接航导老和尚莲座	临济正宗宝林二十二代远尘隐老和尚莲座	曹洞第三十五世续登亮太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悍初胜祖老禅师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巨川广祖太禅师莲座	湖峰庵普宿文德鑑老禅师之莲座	湖峰庵普宿文广远老禅师之莲座	宝象林普宿源逸靖老禅师之莲座	鼎湖第一代祖栖聖太和尚莲座	西	天	东	土	历	代	祖	师	菩	萨	莲	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晓初元祖太禅师莲座	曹洞第三十四世大依博大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达直慧老禅师之莲座	曹洞博山下第九世象林四十代溥融敬老和尚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允昌显老禅师之莲座	曹洞宗博山下第十二世燧明净大师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念良深老大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显经就老大师之莲座	过去比丘莲峰主持慧因本老大师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净因岸老禅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善因植老大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浩禅行老大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果詮义老大师之莲座	过去比丘莲峰第八代洞明平禅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量谦和老大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弥芳敷老大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型才玉老禅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海清老禅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祐龄老大师之莲座	过去菩萨戒比丘悟禅常大师之莲座	过去绍闻学净人之位	同	住	各	姓	生	身	父	母	宗	亲	之	位

图二 历代祖宗牌

洞宗第二十九世开建飞来 / 长寿石濂大汕太祖太老和尚。

中栏正中载有：

洞宗第三十五世重修庆寿 / 普济两寺主席畅澜活老和尚。

与前引肖像题记互证，得知此畅澜活，即畅澜新活，且知其在大汕以后之第七世时仍为长寿寺法师，除为普济寺主席外，又为庆寿寺主持。

又据谭世宝先生指出，普济禅院内有墓塔名普同塔，慧因《普同塔志》有云：

普济普同，本山自天启三年由循智祖师斥衣钵资购下……同治癸酉比丘畅澜重修之。〔8〕

考同治癸酉为同治十二年，即 1878 年，大汕卒于 1705 年，其死后 173 年，此肖像仍被普济禅院供奉。

此件肖像，据机修大师公刊时，谓为“澳门普济禅院真传大汕自画像”，1928 年题记为“二百余年前”真迹，则当为 1705 年以前旧物。此像作头陀装，身着深色袈裟，右手执拂尘，坐于蒲团之上。

此肖像作正面像，清代丁皋著《传真心领》称之为“十分像”，即正面像。该书卷下有云：“……各处细细审定阴阳，染明虚实，方能神似。”又云：“七八九分（即七分面至九分面）渐近正面，其中有情事神气之上下……即用意以贯之。”〔9〕参读《传真心领》，大汕写真符合传统写真之学的要求，而且更有创新。

今广州美术馆藏卢振寰先生 1929 年之摹本《大汕和尚自画像》（图三），拙著已详说〔10〕。据黄般若先生云，该画摹自峡山寺藏品，该画原件高约三尺、宽约二尺。

此外，还有“大汕画广州各大丛林的高僧像”，此册中亦有大汕自画像，与各件传世大汕自画像比较，本文所论此小型张，确属上乘之作。

笔者多年前曾于广州美术馆寓目《长寿院僧像册》，此即 1937 年顷黄般若先生于清远峡山寺所见“大汕画广州各大丛林高僧像”。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讨论。

图三 遐菴藏大汕和尚自画像（卢振寰摹本）



大汕和尚自画像
遐菴藏

二、广州美术馆藏峡山寺旧藏高僧写真册

广州美术馆藏有《□绘长寿院僧像册》，此写真册有题记云：

- 1、峡山藏本，己未八月李印泉将军
- 2、出资为装，仍藏寺寮
- 3、□[石]禅老人书目□

此己未即民国八年（1919年）。拙稿《清代长寿寺园林雅集与广府文化及琴道——〈曾宾谷长寿寺后池修禊图〉初探》，记该卷子有题跋云：

- 1、是图藏峡山寺。己未秋日偕
- 2、李印泉将军同观，惜其虫蚀
- 3、已甚。印泉慨然出资，付工为
- 4、之重装，而仍畀僧寮珍袭
- 5、□守，是可记也。赵藩书于□
- 6、□交通部廨[赵][藩]（印）^[11]

两相比较，此僧像册与修禊图俱为1919年李印泉将军寓目并出资重装者。如下所述，两者之鉴赏者用印，也多有雷同。

笔者多年前得谢文勇先生助，得观此册，并以复印机复制一份。而若干年后，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室仇江先生又制作照像像片一份，见于
2007年3月中山大学出版之《大汕和尚集》^[12]。复印机制作本，轮廓线较明晰，而照像本调子较记实为细腻。以下所刊为复印本，读者可与万毅、杜靄华、仇江点校之《大汕和尚集》附图对照阅读，兹将各幅写真之拟题、尺幅及印章等过录，并初步稽考如下：

1、大汕像（25×21厘米）（图四）

峡山寺原藏高僧写真册之一，今为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大汕老年写照，头有顶髻，手持麈尾，趺座，着明式宽袖袍服，有细腰带，坐于椭圆形蒲团之上。

依读者方向画面，右下角有“石禅寓目”印章，可知这些画幅上的印章乃“寓目”者的鉴赏用章。



图四 广州美术馆藏大汕像